

# 海角鐘聲與春人詩社(下) 阮毅成

(肆)

春人詩社創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元月二十日，發起人為邵筱珍、張鏡微(相)、崔黃衫、簡叔乾、廖壽泉、譚遵魯(元徵)、李漁叔(明志)、方子丹、許筠廬(君武)、陳韻篁、張澤君、管亞公(傳琛)等。在台灣臺北市臨沂街四十五巷五號方寓聚唱，詩鐘題為「春到人間」，析為「春人」一唱，「到間」七唱，因以「春人」二字為詩社社名，是為創社第一次集會。嗣送經商訂進行辦法，並公推先岳錢逸塵(傳)公為首任社長，張鏡微、譚遵魯兩先生為副社長，陳韻篁(季頌)先生為總幹事。每次聚唱之先，將詩及鐘題分別通知各社友，限定詩之體韻及詩鐘格，由各社友自備詩箋(後改為統一印發)，限期繳卷，彙印成冊，但不註作者姓名，分寄各社友，按元、殿、眼、花、隲、錄、監、斗等名次，規定選取聯數，加以簽名或蓋章，於聚唱時分發作者姓名編號索引表，分別予以查註，即席高唱，以增興趣。所選詩箋，連同賀金交付中選者(賀金數額多寡，按名次高低訂定，可用郵票代)。每題以四聯為一旗，作八聯者為雙旗，加倍致送選條及賀金。詩通常不互選。凡因事不克參加聚唱者，可託其他社友代唱，賀金照送。至聚唱時間，初為每月舉行一次，後改為每兩月一次。聚唱地點，最初幾次，係假方子丹或張鏡微兩先生寓所，嗣以社友增多，乃借用機關團體公共場所舉行，以在臺北市南昌街菸酒公賣局招待所，漢中街光

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金門街臺北市立圖書館，羅斯福路大埔同鄉會及博愛路司法官訓練所禮堂等處舉行次數較多。有時用聚餐方式，於餐館聚唱，并攝影留念。社友人數，最初為十二人，其後陸續增加，最多達二百人以上，籍貫遍及二十餘省市。女性詩友，亦有數位。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的十年中，每次吟集，詩友到者常達八九十人至百餘人之多，甚且常有中南部詩友遠道來臺北參加者，是為全盛時期。

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七日，張鏡微(相)與譚遵魯(元徵)兩先生來訪，謂春人詩社將舉行十週年紀念，鐘題為綵、鱗二唱，約我任詞宗之一，我為錄取十五聯。二十二日，舉行紀念會，到五十餘人，我捐餐費二千元。

先岳錢逸塵公自春人詩社成立，至民國五十年四月五日清明節，於大風雨中，在台北台大醫院逝世，任社長達十年之久。丕振風聲，望重詩壇，社友咸尊稱之為龍頭。先岳之喪，及其民國五十一年逝世周年、民國七十年百年誕辰紀念，我夫婦在台北善導寺設奠，春人詩社社友，每次均撰有詩篇，印入社集中。

先岳既逝，乃推張鏡微(相)先生繼任社長，馬海廬(紹文)、陳韻篁(季頌)兩先生副之。社友葉唐侯(桐封)、葉挺芳(青華)、莫哲生、汪若千(洋)、張白翎(鶴)等，先後擔任幹事，對社務均頗盡力。張社長策畫有方，致力特勤，為保存社友作品，曾將第一次至第六十次聚唱之詩鐘及詩蒐集，自費精裝十巨冊，永留紀

念。五十四年四月，張社長逝世，其所保存之十巨冊社集，由陳季頌先生續為保存。社友並公推馬海廬先生繼任社長，陳韻篁、張惠康(佐辰)兩先生為副社長。嗣馬社長及陳副社長，又先後於五十七年十一月與五十九年十一月逝世，遂公推何武公(揚烈)先生繼任社長，蘇笑鷗(福疇)先生為副社長。而十巨冊社集，則由我向陳季頌夫人處取來，現存我處。民國六十五年秋，何社長年高倦勤，堅辭社長職，公推張惠康先生繼任。六十八年夏，張社長赴美居住，遂改推劉承周(宗烈)先生繼任社長。劉以社成立已三十年，歷史之久，詩友之衆，作品之富，聲譽之隆，為中國詩壇所僅見，特倡議彙印以往一百十餘次聚唱之社友作品，包括詩及詩鐘，合稱「春人詩選」，以宏揚先進諸詩老創社之宗旨及功績，並啟發後進研習詩學之志趣。我初曾擬就張故社長鏡微先生所存社集十大冊中，先行選印，委託社友魏道遠兄試作初選，得鐘聯數千聯。但因當時為選錄保密計，在鐘聯之下，未列作者姓名。雖另附有姓名編號對照表，則又散佚不全，且在原十巨冊之後，新增作品甚多。由少數人予以選印，不如由作者本人自選。社中乃推定劉宗烈、許重熹(啓傑)、方延豪、魏道遠、葉唐侯、張白翎、劉逸心(震雲)、疏笑梅(影)、郭留園(湯盛)等九人，成立小組，負責編印事宜，由劉召集，擬訂徵集詩稿及編印辦法，分別審閱詩稿，並由總幹事郭留園先生集稿編排，洽印校勘，積極推動，備著辛勞。每一社友，可選詩三十至

四十首，詩鐘五十聯，並各附印近照及簡歷，最  
多限登八版，各人至少分擔印刷費新台幣壹仟元。  
已故社友，亦照此辦理，由其家屬或親友代選  
詩稿刊登。先印一千冊，分精裝與平裝兩種，請  
丁似庵（治磐）先生題簽，並撰序，成惕軒先生  
作序。除社友各分得若干冊外，以廣流傳。各學  
各機關圖書館，各大詩社珍存，以廣流傳。綜計  
參加社友達九十人之多，各體詩共三千餘首，各  
詩鐘二千餘聯，全書共六百餘頁，裝成一巨冊。  
我雖於春人創社之始，即隨同先岳錢逸塵公  
參加，但因平時工作忙碌，到會次數並不多，到  
亦常未交卷。待自公職退休之後，到會次數加多。  
社友魏道遠先生曾撰有春人一幟樹詩壇長文，  
就社史與社友佳作，為詳盡介紹，我為之刊載於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東方雜誌復刊第十四卷第  
八期。

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一日，詩社秘書長郭湯  
盛君來電話，謂劉社長請辭，同仁擬推我擔任。  
我時正在病中，力辭之。八月三日，郭來訪，又  
提前請，仍予辭謝，社中乃推王仲文（家鴻）先  
生擔任。

民國七十二二年二月二十日雅集，王仲文先生  
以年逾八十，遠住華崗，一再請辭社長，眾推我  
繼任，是為第八任。我以此係先岳所創，且病體  
亦已康復，諒不能辭。并同时推選丁似庵（治磐）  
、王仲文（家鴻）、劉宗烈諸先生為名譽社長。  
陳南士（穎昆）、郁元允英、陶蓬仙諸先生為  
副社長，三君皆年長於我也。仍推郭湯盛先生，  
連任秘書長。

四月二十四日，社友在台北市寧波東街龍祥  
餐廳，設宴歡迎。好多位高年吟友，遠道而來，  
盛情可感。彭鴻先生撰句，張白翎（鶴）先生書  
寫一聯為賀：「毅力足徵無量壽，成名早在少年  
時。」亦可謂係用我名作第一唱之詩鐘也。其他  
社友寫詩為賀者，有

王仲文：

春人詩社創始於民國四十一年，首任  
社長為錢逸塵先生，迄今三十二年矣。  
余於三十週年，謬膺社長之選。頃  
屆瓜代之期，公推毅成兄繼任。兄為  
逸老快婿，玉潤水清，後先遙映，詩  
以美之。

阮即遙繼錢翁美，無愧春人社裏人。  
泉下應知風雅在，人間共喜物華新。  
幽棲正覺經過少，老去猶尋杖履春。  
詩事刪除花事好，笑予仍是百忙身。  
陶蓬仙：

政績爭傳誦，文章老更成。春人主壇  
站，玉潤繼冰清。

陳漢山：

栖遲海角結詩盟，春到人間萬物榮。  
先後卅年風雅主，喜從冰玉踵前英。  
中興鼓吹一肩扛，筆陣先教敵氣降。  
他日樓船能北發，隨公衣錦渡錢江。

陳君壽：

嗣宗琴爭美，彭澤賦新成。來與春人  
嘯，天開海宇清。

郭湯盛：阮郎歸：

德高望重仰耆英，文壇風負名。當年  
浙省長民廳，廉能播政聲。宣教化，  
洽輿情。等身著述宏。今朝春社主詩  
盟，欣逢八任廣。

另，台北網溪詩社社長陳家添先生，  
亦來詩為賀：

南阮才名噪竹林，光風霽月見胸襟。  
文章早已稱江左，詞賦今還動海濔。  
放鶴孤山傳好句，當墟校尉發高吟。

詩壇膺主春人社，佇聽黃鐘辟釜音。  
近年，我為春人詩社所寫的詩，只有  
三首七律：

春人詩社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民國七  
十一年元月）

暇日良朋集海濱，敲鐘卅載亦劬辛。  
儘多碎錦聯珠句，每愧冰清玉潤人。  
運屆中興思奮起，詩從戰伐到全淳。  
雞聲一唱收京闕，陌上花開正好春。  
癸亥上巳春人詩社雅集（民國七十二  
年四月）

久從海外集春人，少長登樓歲幾更。  
舊里會稽崇昔夢，好詞寶島紀嘉辰。  
茂林修竹何曾見，曲水清流未易尋。  
甲子來年重告始，詩心國運一時新。  
春人詩選第二輯題辭（民國七十二  
年七月）

春到人間又一年，新知舊雨喜聯翩。  
純纏每入還鄉夢，杖杜先吟復國篇。  
自覺才疏難大任，更欣筆健繼前賢。  
推行新韻從今始，雲錦裁成四海傳。

( 伍 )

民國四十一年端午節，台北舉行詩人節大會。  
先岳與我皆往參加。午飯後，我先返。晚間，  
張鏡微（相）先生等忽來我家道賀，謂我是日之  
作，掄為首元。我下午不在會場，並未作詩，為  
之驚異，先岳則微笑不語，始知乃其用我名所投  
者。詩題為詩人節吊屈靈均，句為：「千秋愛國  
屬詩人，不廢江河萬古新。九誓招魂留正氣，早  
知三戶必亡秦。獎品有宜蘭仰山吟社所贈之圓形  
木製大獎牌，上刻振起斯文四大字，今尚存。

諸兒聞訊，皆大樂，紛以此為話題。四兒大仁適次日學校中須交日記，即以此事記之。觀其下筆甚快，條理分明，日後果為可造之才焉。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伍稼青兄來訪，帶到陳定山兄見贈之新印定山草堂外集，中有一詩，係在杭州時贈我者，但我前未之見也：  
湖上青山許阮公，十年為政沐春風。

偶歌紗帽花叢裡，寂寞凝之釣艇中。

我在來台初期，除列名春人詩社外，台灣尚有下列各詩社，經常舉行吟唱，我亦常得其請柬。因值我最忙碌期間，多未能赴。

(一)台灣大眾詩社 民國四十二年新春，以人、物二字，七唱命題。收卷三十餘，約各人分閱，我亦被徵及，勉為錄取十五聯。因卷係彌封，不知原作者為誰也。較佳者，為：「春水觴流杯裏物，秋江船載鏡中人。」使君豈是池中物，轉信終非膝下人。」山樓岫夾雲侵物，水榭江清月近人。」

(二)四十四年元旦慶祝會 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台灣各界慶祝四十四年元旦籌備會，徵求春聯，聘我任評選事。我與葉星平，至台北新北投銀光巷，為選至午夜。惜佳作不多，亦未錄存。

(三)中華藝苑 名譽社長于右任，社長梁寒操。出版有月刊，主編李漁叔。

(四)台灣詩壇 名譽會長于右任，會長賈景德。出版有月刊，主編黃景南。

(五)台灣電力公司勵進詩社社長劉幼衡，副社長施節宇、陳劍篁。

(六)台灣省鐵路局台鐵詩社社長尤光先，副社長張復奇、陳浚鑑。

(七)台灣詩文之友社 社長張昭芹，出版有月刊。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一日，聘我任社務委員。

(八)台灣嶼南詩社 設於鳳山。名譽會長孔德成，社長曾今可，出版有刊物。

(九)六六詩社 何武公(揚烈)先生發起，自

任社長。何，湖南人。在抗戰期間，曾由我派為浙江省義烏縣縣長，與奉化縣縣長。因其第一次集會，在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六日，故名。是年九月二十八日雅集，以李承晚，碎錦格為題，作詩鐘，我取林君一聯為元。句為：「桑榆堂上承歡晚，桃李門前得意多。」六六社曾印有詩集。

(十)瀛洲詩社 亦係何武公先生發起，并任社長。

在此以後，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許君武、成惕軒、劉德銘諸兄，發起組織詩社，約我參加，同在台北市信義路二段四號四海文藝社商談，後未組成，劉亦逝世。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接王大任兄函，發起組織中興詩學研究社，社員皆為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任事者及結業學員。我函辭，但仍將我名列入。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十日，接易君左兄函，聘為中華詩學月刊出版委員會委員。君左兄又於民國六十年，擬編四海詩心，來函索詩。我於民國六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為選錄二十首寄去。易旋以微疾逝世，其長子易鵬，收集已徵得稿件，由我介紹，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并為撰序。待我於民國五十八年七月五日，自公職退休，暇時較多，除繼續參加春人詩社外，又參加了三個詩社：

(一)明夷詩社 民國六十年三月十八日，丁似庵(治磐)先生來約參加明夷詩社。社友為梁寒操、張惠康、李漁叔、丁治磐、蘇笑鵬、王家鴻、陳南士、吳萬谷、江兆申、羅尚、張夢機，連我共十二人。六月二十六日，王仲文(家鴻)約集。席間，陳南士(穎昆)先生以「憶玄武湖荷花」命題。我謂：「我一向三句不離本杭，我所憶者，應為西湖荷花也。」我遂寫了四首七絕，熊天翼(式輝)、李漁叔(明志)、蕭純白(黃花魂傳奇作者，湖南人)。諸先生見及後，均有和作，皆已載入我

著正中書局出版「三句不離本杭」一書中。自梁、李、蘇、吳諸君先後逝世，明夷即未再有集會。

(二)中國詩學研究所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六日，聘我任研導委員。董事長胡鈍俞，所長姚味辛(琮)，副所長高越天，出版有中國詩季刊。另胡鈍俞兄出版有一夏聲月刊，曾於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出版的一七三期，選評了我詩四十九首，多所讚譽。

(三)中華學術院中華詩學研究所 張曉峯(其陶)兄既在台北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又創設中華學術院，院內有若干研究所，中華詩學為其一，我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膺聘為委員，連聘以迄於今。初出版有月刊，由易君左兄主編。七十二年改為季刊，版本加大，由李嘉有(猷)兄主編。詩學所每年上已修禊，與重九登高，例有雅集。在張純溫(維翰)先生任所長期中，必親以車來接。又曾以王羲之蘭亭序全文分韻，自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二年，於三年之中，作修禊詩。我先後分得清、相，每三字。全集由我介紹，經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列入人文庫。我所寫的三首，如下：

(甲)得「清」字

祓禊良辰天氣清，蘭亭韻事喜重脩。  
相逢少長皆賢彥，紛供珠璣共品評。  
已有佳章成擊鉢，待杼椽華賦收京。  
流觴獨恨難勝飲，愧繼吾家老步兵。

(乙)得「相」字

羣盜中原現敗相，不祥滌滌待流觴。  
延平捲土仇終復，重耳流亡氣最昂。  
舉目神州多涕淚，分題曲水好篇章。  
明年上巳還鄉日，喜賦天臺歸阮郎。

(丙)得「每」字

山陰道上春如海，重建蘭亭我曾在。

一別於今廿幾年，故鄉歸去尚有待。歲歲臺島修禊時，少長羣賢數每每。茂林修竹未得似，曲水流觴亦多改。分韻留題充全文，上繼晉人筆生彩。惟期早日回會稽，山水一舉綠欸乃。

(四)孤觴會

先岳錢逸塵公等，於民國四十二年冬季，在台北發起九老會，作消寒雅集。列名者山西賈煜如(景德)、廣東張魯陶(昭芹)、徐夢坡(傅霖)、湖北吳述齋、安徽許靜仁(世英)、江蘇陳含光、施禹勳、雲南胡幸農。每集九人皆有詩。其後漸次凋零，陸續有人添補。三十年來，時斷時續，迄今固尚未完全停止。先岳又在春人詩社中，約集詩友十餘人，組織孤觴會，接月輪流作東，互慶生辰。每集，必吟詩，或作詩鐘，例由作東者命題。遞延至今，仍按期舉行。惟參加人選，已多有更迭。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丁似庵(治磐)先生來電話，謂同會者希望我能參加，允之。至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孤觴會同仁，除我外，為：許君武、曾文新，尤嘉謨、楊志鞏、林光灝、李嘉有、廖從雲、楊向時、羅尚、林恭祖、張夢機，共十二人。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份鐘題，為西施、畫，分詠格。我句為：「未必功成歸范蠡，竟因筆誤嫁王嬙。」七月份鐘題為鄧麗君、鄧小平，分詠格。我句為：「徒託空言現代化，直穿鐵幕自由聲。」八月份由我作東，命鐘題為七夕、反共義士，分詠格。我句為：「人間地獄能衝破，夜色天街好臥看。」「鵲橋會合真仙侶，竹幕開向自由。」歷次雅集，佳句甚多，皆由羅戎庵(尚)兄保存，日後可能選印。

海角鐘聲，春人詩社，及孤觴會，既皆以作詩鐘為主，故社友中多有有關詩鐘體例及作法的著作，舉其著者：

(一)鄭水心先生在海角鐘聲第一集前面所寫的

凡例。

(二)張惠康先生著閒話詩鐘，前有陳其采、樓桐孫、譚元徵三先生的序。

(三)魏道遠先生著折枝詩話，見其所著老農回憶錄，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許啓傑先生著詩鐘述要。

(五)楊向時先生著詩鐘概說，載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七日及八日台灣新生報副刊。

至於我自己近年所撰有關論詩的文字，只有七篇，錄之如左：

(一)易君左先生編四海詩心序

易君左兄成名甚早，而我識判則甚遲。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前後，他已在北平負有文名。寫作之豐，冠絕當世。我其時尚為舊制中學學生，每見其有新書出版，必行購閱。對其思想之新，見解之闊，文筆之暢，固久饑其人。抗戰以前，他在鎮江，我住南京。彼此間的共同朋友甚多，竟始終未得晤面。直至民國三十八年，始得在台灣締交。時在中原板蕩之餘，又同處萬里流亡之境。此後在臺在港，常獲晤面。尤其民國三十九年，同參加海角鐘聲詩會。每週日必在中安臺相晤。其時以作詩鐘為主，君左兄每不待七步，即已吟成。而我則常常要苦思良久，方勉強交卷。

君左兄於晚年，常應邀赴菲律賓、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對僑社僑團講學，並結合詩友，傳授詩法。交遊既廣，門弟子益多。不僅宣揚中華文化，更團結海外文士，向心祖國，羣策反共。他既未受政府的委託，亦未得任何經濟上的支助，完全秉著詩人的一片愛國熱誠，自動地從事以詩學聯繫忠貞僑胞的工作。他因而要徵集海內外詩人的佳句，編印四海詩心一書，以揚大漢的天聲，而為中興的鼓號。他的發起函件發出之後，立即獲得全球中華詩人的響應。國內者固珠玉紛投，國外者更遍及六大洲，佳章迭至。他自己親自編排，費時良久。惜未及完

成，竟以微疾而棄人世。其生前詩友，為完成其遺志，繼為整理，而其公子易夢虹(鴨)兄，更三年無改，全部予以整編。茲書已告成，經我徵得王雲五先生同意，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予以印行。君左兄畢生宏願，得以實現。而全球中華詩人，亦獲心心相印，結成一心。至彼此因而得觀摩之樂，更不待言。

昔君左兄尊翁實甫先生，於滿清光緒乙未割臺灣之日，不避艱險，萬里前來，思有以拯救。事雖未成，而其忠義已遍傳全世，實屬不朽。君左兄繼志述業，將實甫先生所寫詩篇，全予重印，俾先人偉業，得供後世景仰。而臺灣終歸祖國，更可告慰先靈。今夢虹兄將君左先生前所徵四海詩心全稿，整編付梓，其孝思不置，可與其先人比美。一門忠孝，三世文昌。誠中華文化復興聲中之佳話，也可以作為今日青年們的風範。

實甫先生愛遊名山，曾寫有十頂詩，皆五律，君左兄依韻和之。其父子二人所紀遊之山，相同者五，不相同者五。民國五十七年，我在臺北，遇君左兄談及此事，乃亦就生平所到名山，亦作宿頂詩五律十首，君左兄立即依我韻和成。并其父子先後所寫，共為四十首，以小楷寫成相贈，我一直珍若拱璧。今見夢虹兄整編四海詩心原稿，其上多有君左兄最初批注墨蹟，色澤猶新，而老友辭世，忽已四年，誠不勝其感痛。夢虹兄囑為寫一序言，我又焉能辭哉！謹序。

(二)張永明先生著風塵詩話序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六日，於臺北。

民國十二年夏，我從吳淞中國公學附屬中學，以第一名畢業，正準備投考大學，却不慎在杭州家中，因貪食蕭山楊梅，而得傷寒病。適錢君胥(潮)醫師，甫自日本學成歸國，先君乃每日延其來家中診治。錢的尊翁墨卿先生，係杭州名教育家，亦係先君的老友。故君胥兄每日上下午

，各來我家一次。他說：「此病現尚無特效藥，主要在病人自行療養，家人加意看護。」先君乃去買了中西醫有關傷寒的書，在盛暑中，自行研究。并為避免我在臥病中過份無聊，乃買了誰園詩話，每日下午在我床前朗誦，并為我講解。因醫生囑咐我不可多用目力，故必須由先君誦解也。

我的先祖父晉朋公好作詩，三十歲時，就已刊行了誰園詩鈔。他自記說：「論詩我亦隨園派」。但他題其自建住宅曰誰園，意境實更為高超。先祖母也好吟詩，我幼年時，曾為之抄錄詩稿。我初讀詩經，便是她口授的。先君少時雖習刑幕，但也必然讀過詩，也能寫詩。而他却一生以為此乃無病呻吟之事，絕不寫作。只於我小學畢業時，寫過一首少年行，以為勉勵。這時候，我在病中，他却選了誰園詩話，作為我病中的讀物。先祖母以先君居然也談起詩來，大為高興。每天下午，她也來到我房中，聽先君講詩。現在已時隔五十餘年，先祖母與先君均見背已久，而我當年臥病聽講的情況，猶如目前也。

我病癒以後，乃多方覓詩話開讀。在大學四年之中，我閱過的詩話不下數十種，包括詩話、詩論、詩品、及詩評等。上溯自宋代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續詩話，阮閱的詩話總集，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張戒的歲寒堂詩話，黃徹的碧溪詩話，周必大的二老堂詩話，楊萬里的誠齋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劉克莊的後村詩話，以迄明代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楊慎的詩話補遺，清代吳景旭的歷代詩話，王士禛的漁洋詩話，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洪亮吉的北江詩話，民國陳衍的石遺詩話等等。此後我每逢患病，或出門旅行，必攜詩話數冊自隨，信手翻閱，習以為常。

關於詩話的來源，人皆謂始自鍾嶸的詩品。一如評文之作，始自劉勰的文心雕龍。我之愛讀

詩話，乃因任何一人的詩集，篇幅總不免過多，而其中的佳作，只不過若干句。詩話的作者先為我做了一番選擇功夫，擇其最精華者，加以論列，實在為我省却了不少時間。故讀了一部詩話，就等於讀了若干部的詩集。雖則詩話作者的選擇與論評，與我的意見與愛好，不一定完全相合，但總可以對我，有多少參考的功用。除詩話外，我也閱讀過不少人的詩集，尤其在臺灣三十年，詩風大盛，每月總可以收到友人新刊的詩集，我也曾想隨手摘錄，也寫一部詩話，却總因俗冗繁多，而又年事漸高，記憶力衰退，隨看隨忘，迄未能完此心願。

福建張永明兄，主杏壇甚久，桃李滿門，又在文壇享有盛名，其詩文均為我所愛誦。前由李振吾（照謀）兄介紹相識，遂即成為文字之交。近年，他不幸為車禍傷足，一度不良於行，而他仍不廢筆墨，不輟絃歌。我每讀到他的近作，輒深愛慕。他最近將其歷年所寫論詩之作，合為風塵詩話八卷，由我介紹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命我作序。從他的書中，可以看出他對詩學涉獵之廣，與致力之深。雖則他所論者，我也間有未盡完全同意之處；但大體上，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見解。這不僅是為我國歷代的詩話，又增新頁；并為此後的詩話，開一先河。謹以先睹為快的心情，鄭重地向讀者推介。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於台北。

(三)張惠康先生賞雪疊韻詩題詞

自離大陸，已三十年未見飛雪。陽明山冬季，偶有雪花，只可稱為點綴而已。張惠康（佐辰）兄近以賞雪四首十疊韻見示，鄉關之思，油然而起。以一事而作詩四律，已屬不易。十疊其韻，自更非詩力潛深者不辦。余與張兄論交數十年，素欽其才思蘊藉。每有詩會，兄輒掄元。今讀十疊雪詩，益佩其以生花之筆，寫仁者愛心，是為長壽之徵。猶憶抗戰勝利之年，曾在杭州孤山

，補種梅樹逾千株。并於大雪之晨，奉母偕妻，率同幼小，在放鶴亭前，盤桓良久。此次重見大陸，當仍在山前置酒，以迎惠康兄伉儷，再和作十疊也。

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五日，於台北。

(四)吳步江先生著詩經義韻臆解題詞

詩經一書，包涵甚廣。孔子曰：「何不學夫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十三經中，最通用而文字又最美者，莫若詩經。歷來注疏者甚多，不之失之與衍，即失之枝蔓，未必合現代之需。吳步江先生以耄耋高齡，積數十年之歲月，成此數十萬言之鉅著。於音義方面，闡發立論，不違古人原則，且足以啟發現代讀者，俾能獲明白曉暢之原旨，藉通古人之奧義。其為功於學術，誠不淺也。書將付印，為志數言，以志佩仰。

民國七十年仲春下泮，於台北。

(五)秦復鴻先生著耽吟樓集序

民國二十年春，余自歐返國，應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朱昭先先生之約，到校任教。時秦濛生（復鴻）君等方在校肄業，屬應屆畢業班次。四月初，春假，秦君等擬赴杭州作畢業旅行，校方囑我領隊前往。在往返旅途之中，益得相互切磋之樂。迨秦君畢業離校，在司法界任事，余則自教育界轉入仕途，歷抗戰戰亂時期，與秦君久未晤面。來台以後，方獲重晤，始知其已晉升至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而平時雅好吟咏，佳章時見各報。今秦君擬將歷年所作，彙為一編，名為耽吟樓集，索序於余。余固未習詩，數十年來，雖亦偶弄筆墨，畢竟未登堂奧。秦君之命，實深惶恐。惟念五十年來同學之雅，而秦君固又為篤實君子，於其厚愛，似又未能辭，姑略述所見，以求正焉。

詩自三百篇後，歷漢魏唐宋明清以迄於今，代有作者，炳耀藝林。凡其足以傳世者，多為發揮自我抒寫真情之作。否則，徒事摹擬，或無病

呻吟；雖字鍾句鍊，格律精密，但其入人必不能深，傳世必不能遠。我輩生於今日。詩材蓋多於古人。古人之意境，我輩有之。而我輩之意境，古人固不可得而有也。古人謂：「詩言志」，又謂：「觀其詩可以知其世。」則詩與世，固未可須臾離。詩句如不能表白其時代與社會者，必不能成爲偉大之詩人。秦君與余，皆歷經國家憂患之時代，又同久羈於海島之台灣。凡其所吟，皆我心之共鳴。而於眷戀故土，光復神州之志，尤充滿於字裡行間，爲人人所欲言。偉哉！偉哉！

作詩有三要，要深入淺出，即意欲其深，而語欲其淺。亦即意爲主，力次之，辭又次之。要舉重若輕，即句欲其重，而字欲其輕。要大處能細，即格欲其大，而律欲其細。凡此三要，皆須以技巧運用其才思與功力於意句之中，秦君固皆已得其真髓。王荆公謂：「看似尋常實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我於秦君之詩，有同感焉。

謹爲序。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台北。

(六)春人詩選第二輯序

春人詩社，創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元月。毅成追隨先岳錢公逸塵參加，得遍識當代名詩人。惟其時公務忙碌，未能按時出席吟集。民國五十年清明節，先岳棄養，于右任先生親書輓聯，謂：「詩壇久領春人社，遺命難忘復國年。」蓋深知春人社集，并非僅爲文字之結合，實亦爲反共復國之呼聲。砥礪氣節，不忘故土。期王師之西指，定一統之中原。周棄子先生輓詩，謂：「載酒題襟處處逢，詩壇甲乙秉詞宗。朗吟脫口多奇句，佳作隨身愛短筇。老遺世紛秦失鹿，早添色喜登乘龍。清明時節瀟瀟雨，敲斷春人社裏鐘。」意亦同此。

民國七十年七月，詩社編印詩選第一輯，內容豐碩，譽重詞林。此皆劉前社長宗烈先生與諸位編輯委員辛勞之所得，爲全體社友所佩服。七

十二年四月，王前社長仲文先生以老病堅辭，社友同仁，堅以社事相屬。毅成以退休之後，復於年前，將台灣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編務辭去，餘暇稍多。雖年已將八十，復在大病之後，卒以先人遺澤，未敢堅辭。蓋詩社自成立迄今，社長凡已八易。以論詩學，則以毅成所知爲最淺。如能因此而獲同仁教益，俾得於晚歲，補其所學，則又何幸如之！

毅成任職之後，社中即擬續印詩選二集，仍推劉前社長主持其事，并推劉逸心、彭鴻、張白翎、葉桐、陳漢山、郭湯盛諸同仁，爲編輯委員。書既編成，琳琅滿紙，尤逾於前輯。雖未敢謂洛陽卽爲之紙貴，而詩社成立三十餘年來之貢獻，與夫先後社友數百人之心血，蓋盡薈萃於斯。既有關於國運，亦有助於采風。

毅成固未學詩，惟篤信詩主性靈之說。喪子才有句謂：「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今詩選所輯，固皆業經同仁一再推敲，始敢以已梳之頭，互作觀摩，并就教於知者。編事諸君命作一序，誼不能辭。用紓所感，尙請正之！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於台北。

(七)毅成詩選自序

余生甫週歲，先祖父晉明公逝世。先君先叔等，各赴外任事。余在江蘇省興化縣誰園，隨侍先祖母膝下。四歲，孫太夫人始授余識字。稍後，命讀唐詩、詩經，及先祖父著誰園詩鈔。祖孫二人，時於菜油燈下，反覆吟哦。今時隔七十年，猶如目前。先祖母每對余盛讚先祖父詩才橫溢。年方三十，卽已刊有專集。并自稱係其詩學弟子，平時常有擬作。及余能習寫，則命以紅格紙錄之。用皮紙作面，搓紙條爲釘成一冊，存於誰園。連年戰亂，不知何時失去，余誠不孝之甚哉！

余十一歲，先君攜余至杭州，入高等小學，

先祖母雖亦常以先君迎養來杭，而余課業日忙，不復再有時間習詩。民國十二年夏，余病傷寒。先君每日下午，在病榻前爲講歷代名家詩話，以消長晷，先祖母亦常在旁相伴。習詩之念，油然而生。時於課餘讀各家詩，尤愛富於性靈之作。及結褵，先太岳母黃太夫人，係清代大詩人黃仲則之雲孫。先岳錢逸塵公，性喜吟詠。余既得良師，更常塗抹。半世紀以來，足跡所經，輒有題作。旅臺又忽三十年，寫景抒情，亦常有留句。先君在日，常以勿作無病呻吟爲戒，先岳則時以溫柔敦厚相勉。友朋見及，每勸印詩集，以免散失，而余則每見他人所印詩集，皆不免有錯字，致不能卒讀。因思用手寫影本，則可臻正確。余不善書，遂乞友好之能書者，分爲書之。二十年來，得當代名家多人，逐漸寫成，乃依原作年份先後爲次付印。諸公厚我甚深，且皆克享大年。余詩本不足存，乃得因諸公墨寶之必傳，而不爲後人所棄，感幸何似？惟當代善書者多，而余詩經一再刪除，只存百首，致未能遍求。且先祖母、先君、先岳，又皆已棄養多年，不及見此，斯皆爲愧憾不盡者。

謹序。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五日，於台北。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